

天下而賴光之裔寥乎無聞其宗雖嫡其勢不能不為支庶下賴政憮然于內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而吟詠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為義父子之徒勇無謀而不知禮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為義逆則誅為義義朝叛則誅義朝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恤平氏雖世讎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後清盛跋扈天子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賴朝義經皆將執殄鼓而從之則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我矣是賴政之志而非絲髮之忿激之也然則賴政之舉固出于

英雄之見而事未克一敗不救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為義死義朝叛而無復源氏之迹賴政以不然無援之身而舉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據險要而欲決勝於畿甸之郊安得克濟必使賴政退京而東據毛信之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則賴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將以他日從賴朝者從之則吾見其不數月而天下之旗皆白矣而嫡宗之權誰能爭哉雖然當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者而賴政一紙之徵諸道響應竟以亡平氏則未可謂非其首倡之力也嘻此可以稱嫡宗之家賴光之裔而亡媿

矣。

坂井虎山曰。先得嫡宗二字為眼前後敷衍。皆從二字出。此等伎倆。唯兄知之。僕亦知之。

### 平重盛

墨其名而儒其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愚夫愚婦其外。而君子其內。吾未聞其語矣。而見其人矣。其人為誰。重盛是也。吾嘗歷觀古今佞佛之人。苟非罔世欺民之術。則必為悔罪贖過之資。即正人君子而崇信之者。未之有也。而重盛有之。吾以為是愚夫愚婦之為也。而其心則君子矣。蓋重盛內有暴戾無狀

之父。而外有庸暗輕動之君。君父交惡。莫能相容。自臣子言之。君固不可違。父亦不可絕。重盛之苦心。至斯極矣。然則不得無取于佛。何者。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論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今之諫。特有藉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迴之說。則懼。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為此道也。足以化吾父矣。於是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貿貿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為險。

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爲深。意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屠之荒誕。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爲。而其心則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睹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真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即愚夫愚婦之心也。即亦君子之心也。源平之間。世所稱君子。前爲重盛。後爲北條。泰時。而泰時兼久之役。贊父而成其犯闕之謀。他日修佛教。欺天下之耳目。而攬愚夫愚婦之心。視諸重盛。

之所爲。則智也。非愚也。雖然。吾唯恨泰時之不愚也。坂井虎山曰。抑揚反覆。巧妙無敵。

平知盛

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敗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業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

讀史贅議卷上 卅一  
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扇。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君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釁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

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尚以其竟敗。故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而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舉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爲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

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坂井虎山曰。論極正。而語極奇。僕最喜於此等之作矣。

### 源賴朝

源賴朝之猜忌。其性使然。亦其業使之然也。前賴朝者。雖義家之勤勞邊事。官不過四位右衛門尉。而平清盛以保平勤王之功。始任大臣。且猶居京而奉朝

廷。至賴朝則以海隅一流人。起據八州形勝之地。斃義仲。殲平氏。闢鎌倉府。置諸國守護地頭。坐受征夷將軍而不辭。至於自制朝廷黜陟之典於千里外。是自有武人以來。未嘗有之業也。蓋賴朝無甚勞之功。而成未嘗有之業。則其有大功於天下。而人心服之。朝廷倚之。且其骨肉兄弟之位。甚逼如義經者。苟欲代吾而為所為。顧不易乎。當此時。雖大度善容之人。不能無少忌。而况忌克成性之賴朝耶。於是忌義經。至其黨與。皆已殺戮無遺。而其猜忌之心未已也。故其獵那須富士之野也。世皆以為出於治平無事取

樂遊觀馳騁之餘。而吾知其猜忌之心爲之也。其故何哉。我忌人而其事未發可也。即已發之。人人自危。不測之變階是以起。賴朝今殺義經。而天下人心爲之搖動。其功名素著者。皆將危懼不安。變且不測。向者義經之未殺也。可忌者唯義經。而既殺之。舉天下皆義經也。是賴朝之所以日夜思慮欲以制之也。是以大張田獵。使猛將勁卒。奔走驅逐於山澤草野之地。吾執麾而決進退。制開闔。以試其服從與否。誠服則已。倘不服者戮之。是不出遊觀馳騁之間。而可以定天下矣。及其獵也。有若曾我二孤之變。而諸士皆

翕然致力禦之。無敢生變者。則其心誠服無疑。而猜忌殺戮之心蓄而莫逞。及聞範賴之言。其心一發不可遏。故雖有萬誓書亦不釋。必剪滅之而後已。故曰。那須富士之獵。皆猜忌之心爲之也。而有是心者。以有是業耳。然則欲保是業。而用是心可乎。曰不可也。坂井虎山曰。賴朝之疑於人。固太甚矣。然以富士野之獵。亦爲出於疑心。論者之疑於賴朝。亦不太甚乎。

木曾義仲

木曾義仲起信濃而入京師。爲征夷大將軍。亦已貴

詩經卷之十一  
廿五

矣。然儀容鄙野。語言僇陋。京人傳笑。朝廷亦輕侮之。遂致君臣生隙。為賴朝所討而死。吾嘗思之。義仲生長山野。而用兵決策之智。得之天性。當時諸源無能及者。乃儀容語言。進退動作之微。豈不能勉強比擬京紳之萬一耶。是鄉閭鄙人。脩飾自喜者所能為。而義仲不能為。鄙野無禮。取笑侮於朝野而不辭。此其心有所大恐。而假是以自防也。曰。其所恐者何哉。曰。恐賴朝也。蓋其在信濃也。賴朝既忌之。將構兵。義仲百方和解。至以子為質。而僅免。則今一戰蹙平氏於西海。報闔門累葉之讎於賴朝。未報之先。其功非同

日比。而朝廷官爵亦迥在其上。是其可忌百倍於前日矣。且後乎此。義經護京師。罷于法皇。賴朝忌之。卒至以殺之。則使義仲脩儀容。慎語言。以取悅於朝野。不翅義經之護京而罷于法皇也。故義仲不敢為易為之事。自處鄉閭鄙人之下。務用自晦。京人笑之。而不顧。正欲其笑也。朝廷侮之。而不恤。正欲其侮也。賴朝聞其不為朝野所悅。將有所自安。而猜忌之心。因是以消也。於是掠市人辱廷臣。幽天子而不疑。其心固謂取怨於此。不足恐。足恐者賴朝而已。抑不知欲自防者。必先居身於無罪之地。使忌者無所聲其罪。



而可矣。今義仲欲自防。而幽天子辱法皇。先已陷身於大逆無道之地。雖微賴朝。誰敢不討。是其自防。適以自害也。乃知義仲之鄙野。不在儀容語言。而在此矣。

讀史贅議卷上

21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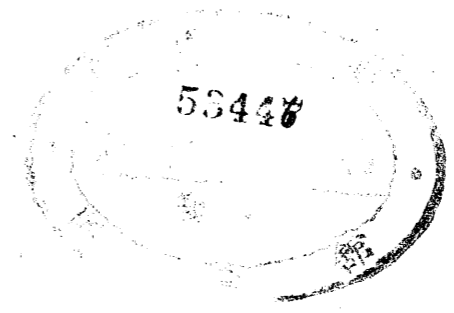


讀史贅議

坤

210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讀史贅議卷下

仙臺 齋藤馨子德 著

源義經

源義經西征有功。而賴朝信梶原景時之讒。致竄逐以死。吾謂賴朝之忌義經也。盖必有所由矣。非必景時之讒致之也。何者。義經不亡。天下非復賴朝之有。義經亡而賴朝之天下定矣。是義經一身而天下之勢係焉。欲免賴朝之忌得乎。雖然。義經但知討平氏而報父祖之宿怨。散法皇之蓄怒而已。天下之形勢固非所知也。則義經之存亡何係于天下。而賴朝又